

心醉千岛湖

家乡的覆盆子

管祖谦

在千岛湖畔,有一种植物名叫覆盆子,民间方言叫牛嫩莓,这种植物春天开花,夏天结果,果实通红,个头不大,形似大棚草莓。果实为浆果、柔嫩多汁,甜酸可口,营养丰富,风味独特,色泽红艳透亮,含有多多种容易被人体吸收和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,是一种果药兼用功能性植物。即将成熟的青果,用水浸泡后晒干可入药,可制保健品。成熟后红透的果实可作鲜果食用,是野果中的极品,是千岛湖的山林特产。

每年立夏过后,就是覆盆子成熟的季节。小时候,在这个季节,我每年都要到屏门佛岭后村的外婆家去摘牛嫩莓吃。到外婆家要经过郑中的榨源坞,榨源坞的山上也是牛嫩莓生长很多的地方,因此,我是一边走一边摘果子,十分开心。如果我没去外婆家,舅舅就会摘一篮子牛嫩莓给我送来。村里的邻居都说:你外婆家真好,有牛嫩莓吃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野生覆盆子得到了充分开发和利用,身价倍增,成为山村农民的致富果。有一次我到佛岭后外婆家去走亲戚,表兄告诉我说,他今年采覆盆子一项收入16000多元。如今,这里已经在良田好地里大面积种植覆盆子,增加经济收入。

覆盆子,是靠根条繁殖的两年生植物,说它是草本,杆茎很硬,中间有柔软的心,说它是木本,两年后会自然衰落,死亡。覆盆子根系十分发达,今年抽长出来的嫩苗,一年成形,只长杆,不结果,顺利越冬后第二年春天才会开花结果,待果实采摘以后会自然枯死。因此,人们说:“覆盆子只有两年寿”。小时候,听长辈们说:覆盆子的果实种子,也可以发芽、长苗,但是,要靠鸟来帮忙。鸟吃了覆盆子的果实后,覆盆子随着鸟的粪便排出,掉在山上以后,就能生长覆盆子,所以,千岛湖畔的山上就到处生长覆盆子。

如今,覆盆子已在山区农村广泛种植,成为农业种植上的新种类。因为覆盆子具有独特的野生习性,管理粗放,培育简单,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。但是,在种植时,也要讲究科学管理和栽培技术。首先,在大田和旱地种植时,不应过密,一般情况下每亩定苗三百株到四百株为宜,行距在2米左右,株距1.5米。因为覆盆子根条发达,出苗率高,种苗成形后能在一米以外长出新苗,新苗杆茎粗壮,主杆高,枝叶茂盛,遮荫性强,所以不应过密。其次是要注意整枝修剪,春季覆盆子开花结果后,要及时剪除那些头一年长出的新苗中不开花,不结果的两年生枝条,腾出空间让当年抽出的新苗茁壮成长。夏天覆盆子果实采摘完成以后,应及时剪除已经长过果实的两年生枝条,保留好当年抽出的新苗,保证来年有足够的枝条开花结果,增加产量。因为覆盆子是两年生植物,第一年抽出的覆盆子,要越冬后在第二年开花结果,如果第二年不开花结果,那就是废苗,会自然枯死,所以,要及时删除,让当年长出的新苗有足够的营养吸收和生长空间。另外,还要注意肥水管理,注意开沟排水,施肥要以磷钾肥为主,适量添施氮肥。覆盆子虽然具有野生特性,抗病虫害能力强,但是,防病治虫也不能忽视。只有这样,覆盆子才能真正成为山区农民的致富果,千岛湖畔的金色果。

水墨威坪

一酸

一滴水的清澈
一滴墨的幽香
描绘了一座镇的底色
只有这纯粹的颜色
才配得上地响亮的名字
水退回六十年前
时间还在泥土里发芽
柿子树的根深深深扎在心里
从永平到威坪
从威坪到虹桥头
变的是称呼
不变的是土地的温度
西乡人敲击大地
用比岩石更硬朗的声音
威坪,重新赋予这片土地内涵

◎井
时间躲进井圈里不忍遽去
将岁月虚幻成现实的模样
尽管往事被扁担一桶桶挑走
甘甜滴落在台阶上
化成一个又一个音符
用不那么连贯的曲线
勾勒出故乡的童年
面对那一片土地
乡亲们种下一片风景
收获一年的心情
井中不竭的甘泉
仍在轻轻吟唱

◎辣椒酱
总是不能忘记
这一瓢辣酱
拌进了童年的记忆
让人欲罢不能
唏嘘间
已扒完了半辈子光阴

◎安川乡读
读,从安川的土地开嗓
读一遍安川的大山
巍峨,挺拔
那是祖辈劳动的号子
在岁月里回荡
读一遍安川的溪水
急切,缠绵
那是母亲呼儿归家
在心间回响
读出田园的丰收
拾起散落泥土里的往事
是亲情浇灌的乡愁
是割舍不掉的情结
低声吟诵也好
高声吆喝也罢
落入小巷,惊动着
游子归家的脚步

我们的副刊
是心灵自由自语、
交流交融的空间,
我们期待并承接
所有美丽而真挚
的文字……

李亦华

千岛湖是浙江大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,初听名字就让人充满无限的向往。有幸生长在这号称天下第一秀水的千岛湖畔,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
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和好友一起再次重温千岛湖的秀色大餐。每一次的亲近总有不同的收获。游过千岛无数次,但从安徽出发,顺水而下感受千岛湖的别样风采还真第一次。游船9点从安徽深渡码头出发,隔着包厢大玻璃窗看见沿岸画卷便徐徐展开,只见两岸青山峰峦叠障,蜿蜒不断,晴空万里,水天一色,碧蓝色如丝绸般的新安江穿梭在青山之间,江面碧波粼粼,岸边绿水映照青山中粉墙黛瓦的徽派新居,呈现出一幅幅变幻优美的山水长卷,这是独特的徽文化与自然风光的美妙结合。渐渐地,水面越来越蓝,水中岛屿多起来,不管是深蓝还是浅蓝,水却是一样的清澈,那碧蓝的丝绸,胜于少女光洁柔嫩的肌肤。看过桂林的山,也赏过九

寨的水,都比不上千岛湖这样让人心灵震撼的秀山胜水,千岛湖的前世正是被古今众多诗人吟诵过的新安江:“湖经洞庭阔,江入新安清”,唐代诗人孟浩然以此来赞美新安江的清澈;李白描绘道:“清溪清我心,水色异诸水,借问新安江,见底何如此,人行明镜中,鸟度屏风里。”新安江也被称为“唐诗之路”,当下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吹响号角,看了很多文章,都说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,其实,盛唐之发达,从西行和南下这不同的方向就能得出明显的答案,我想,如果西行是贫穷路上的开疆扩土,那么南下更是经济盛世的诗情画意。

兴步来到甲板上,遥望蓝天下一望无际而并不茫茫的千岛湖,欣喜若狂,激动不已,似乎进入神仙境地,湖中有岛,岛中有湖。碧蓝色的水在船尾泛起白浪,一座座大小小系着金色腰带的绿岛从我眼前、身后划过,那些岛屿似巨大的盆景,又似一只只小船。我看到了一座座岛上茂密的森林,那是传说中的鸟岛

吗?还是猴岛?亦或是蛇岛?偶尔还会闪过白色的灯塔,我无法形容此刻欢愉的心情,更无法述尽碧蓝浩淼的千岛湖无限的美丽,你不是身临其境,怎会想象到人间会有如此仙境?有诗人说新安江流过千岛湖,是许多浪花凝固成了岛屿。船在水中行,我在画中游,极目眺望,心旷神怡,按不够的快门,拍不完的美景。一条新安江,成就了千岛湖,但它却迷了古人,醉了今人。

进入中心湖区,游船在梅峰岛脚下一个码头停泊靠岸。下船,沿着石阶一路往上走,岛上绿树葱茏,尤其松树居多,大约用了半小时登上了梅峰岛。梅峰岛是千岛湖中最高的岛屿,俗话说:“不上梅峰观群岛,不识千岛真面目”,这里生态环境甚好,是千岛湖的一级景点。这里能看到千岛湖大大小小岛屿三百多座,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,姿态各异的群岛尽收眼底。青岛碧水金腰带,湖水似一条条碧蓝的丝带逶迤迂回在群岛之间,水天一色中,那一座座小岛如一颗颗翡翠洒落湖面,让

你分不清楚是湖水染绿了小岛,还是小岛染就了湖水,眼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、亲切、和谐,似诗又似画。陶醉在湖光山色的胜景中,我的思绪已随湖水漂向了远方,如果能抛开世间一切烦恼,隐居千岛湖某个精致的小岛,朝览晨雾,暮眺晚霞,春观百花,秋赏红叶,享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曼妙生活,那又是怎样一种境界?青天与碧蓝浩瀚的湖水相映成趣,相陪相伴,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,一湖的梦,一湖的深情。真想长坐这里不走,然而,旅途匆匆,不容长留。人生,多数时候都是步履匆匆,身不由己,再美的景只能留在心里……

下午5点多到达熟悉的千岛湖客运码头。下船后,择一处地道的餐馆,和老友一起品尝千岛湖鲜美的剁椒鱼头,美色伴美食,人生求其何?千岛湖如少女明亮的蓝色眼眸,依然在我眼前闪动,想象着春华秋实,临江举杯,伴美人,傍好友,邀明月,昏沉中,让我沉醉于她那一湖的梦境里回味无穷。



王建才 摄

新绿盈枝

四月初八吃乌饭

李应富

四月初六初七,采来新鲜的枫叶叶、栗树叶,还有一种土话叫乌饭籽树的树叶,捣碎。舀一缸清水,把捣碎的树叶浸入,叶汁染得清水乌黑时,沥去叶渣,浸入糯米,糯米泡透了,同时有了叶汁的乌紫色。乌紫色的糯米在灶头上蒸成糯米饭,乌紫油亮、清香糯软,叫乌饭。

做乌饭的日子在四月初八日,“吃过乌饭食,上山打得虎,下田力如牛,病不生,毒不侵。”这是民间的说法,不知然否。不过吃乌饭的习俗能在一些地方代代相传,必有理由。四月初八吃乌饭,是中国南方许多地方的习俗,各地蒸制乌饭的法子虽大同,也有小异,吃乌饭传统来历的说法各有不同。淳安吃乌饭的地方似乎不多,胡家村是个例外。

胡家村是大墅镇的一个库边村,老村址在千岛湖水

下,是个古村,千岛湖的形成叫这个村子后靠成了库边村。胡家村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日,是家家户户都要蒸乌饭的,具有独特风味的乌饭做成后,自家享用,也送去临近村里的亲朋品尝,还要捎给出门工作的家人。

四月初八吃乌饭的来历,胡家村人的说法是与他们胡氏祖上的一宗狄事有关。胡家村胡氏人家有位祖先胡老爷,秉性刚直、做事公正,得罪了官家,被官家搜罗罪名抓入了牢中。胡老爷坐牢后,儿孙子侄给他送牢饭,牢饭要通过牢头转交,牢头很是贪吃,胡老爷的牢饭做的好,每次都被牢头偷偷地,吃个干净。胡老爷的儿孙子侄察觉后,在四月初八这天想出一个办法,用树叶汁浸泡大米做成乌饭再送去,牢头果然以为这是变质腐烂的饭食,才把它送到胡老爷手中。为纪念这件事,加上大

家发现乌饭味道确实不错,且有养生效果,于是每到农历四月初八日,胡家人便纷纷采摘树叶蒸制乌饭,这个习俗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。

胡家村人做乌饭,还与解放军有过一段佳话。

1949年农历四月初八,胡家村家家户户都在蒸乌饭,忽然村后来了无数兵马。那时老百姓最怕当兵的人了,兵马一来,不是要粮要物,就是抓民丁。眼看无数兵马纷纷而来,大家哪还顾得上锅里的乌饭,大人小孩全跑到对面山上躲了起来,只留几位老人在村里。躲在山上的人一直探望到日落西山,兵马开走了,才陆陆续续回村。大家回村后,不由都傻了眼,村里一点不像以前来过兵马遭遇强盗般的模样,反倒是垃圾被扫净了,水缸被挑满了,留在村子里的老人,也没有往日来过兵马后的愁眉苦脸,而是一个个

笑逐颜开。

老人们告诉大家,这批兵马进村后,既不进老百姓屋子,也没向他们索要粮物。队伍中,一些人倒头在村道屋檐下休息,一些人列起队伍唱歌,一些人操起工具帮村民挑水扫地。见这批兵马秋毫无犯、热情和蔼,老人们于是纷纷端着刚蒸熟的乌饭请大家享用。起先,这些当兵的还死活不肯吃呢,直到领头的开口,大家才拿起了饭碗。吃过乌饭后,领头的还当场写了条子,请大家自行去设在溪对面的指挥部领取饭钱。原来这批兵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,解放了遂安县,取道胡家村这条线路,是奉命开赴衢县龙游一带,去解放那里的劳苦大众。

跑去山上躲藏的人们无不后悔,纷纷说,早知道是这么好的部队,还没死没活地躲什么,不如留在家里多为解放军蒸一些乌饭吃吃。